Leisure Experience: Based on Liminality Theory Perspective

Sang Senyao^{1,a}

¹Tourism management department of Tibet University, Lhasa, Tibet, China

^asangkent@126.com

Keywords: Leisure, Liminality, Ritual.

Abstract. Leisure is an important phenomenon of modern social and a common need of post-modern citizen. Under the leisure state, the individual escapes from life routine and experiences the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restored, as well as the identity transition. Within the process, the individual experiences the time and space translocation、the disrup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identity、social communitas and rite of passage. By embedding the liminality theory in leisure experience study, researchers provide a new leisure anthropology perspective to deconstruct leisure experience, also to be conducive to explore different kinds of leisure activities' features.

阈限视角下的休闲体验研究

桑森垚^{1, a}

¹西藏大学旅游管理系, 拉萨, 西藏, 中国

^asangken@126.com

关键词: 休闲; 阈限; 仪式

中文摘要. 休闲是现代社会中的一种重要现象。休闲状态下, 个体逃离日常世俗, 并体验身心恢复和身份转换的阈限态。该过程中, 休闲者体验了时空的移位, 身份的瓦解和再建构, 社会的共睦态以及休闲的仪式性。通过将此种阈限理论嵌入到休闲体验研究中, 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崭新的休闲人类学研究视角, 其不仅有助于解构休闲体验, 而且将有助于探索不同的休闲活动特性。

1. 引言

凡勃仑的有闲阶级论将个体参与休闲活动视作其彰显自我优势社会地位的“炫耀性消费”行为^[1]。而随着我国《国民旅游休闲纲要》的颁布与实施, 休闲已经脱离了其阶级性, 转而提升全国国民幸福感以及促进地方服务性消费的中坚力量。

休闲的本质是个体暂时逃离日常生活以及工作状态, 进入“身份消融”的中间态, 体验身心恢复的同时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最终回归日常生活的过渡过程。而从日常生活状态进入休闲时空, 完成休闲体验的自我超脱, 进而回归日常生活的全过程, 必然伴随着阶段转变的“过渡仪式”^[2], 基于休闲的此种特性, Turner将其视作个体在社会经验中的阈限体验。

2. 阈限研究综述

阈限的相关研究最初是解读传统仪式功能及其象征性的文化人类学理论。van Gennep在《通过仪式》一书中首次引入阈限的概念^[2]。其将人生中重大的转折点藉由分离、过渡和聚合的三分法进行分割, 每两个阶段必然伴随着基于文化记忆的过渡仪式。如成人仪式, 在某

些文化群体中会伴随着基于自然崇拜的巫礼，个体通过一定的仪式展演进入成人前准备阶段，在此期间，个体体验既不是少年又不是成人的身份消融过程，并经验对成人期即将来临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感知，最终通过特定的收尾仪式转化为成人的身份。这一身份消融阶段被定义为人生的阈限期，而所伴随的不确定性和消融性则被定义为阈限性。其后，英国人类学家Turner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阈限性的研究，其用前阈限期、阈限期和后阈限期来代替Gennep的通过仪式三分法^[3]，并将阈限性定义为模棱两可的中间状态（*betwixt and between*），在这种状态下，个体的身份、价值观和现存的社会阶级性均被瓦解，阈限阶段的人脱离了正常的社会结构，处于一种开放的反结构（*anti-structure*）状态，而其所经历的则是下一次重新社会化前的模糊性。Turner对阈限的重新解读使阈限研究迅速地扩展到人文地理学、政治学、休闲学等多学科领域。

纵观有关阈限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向。其一是关注不同阈限类型的研究；其二是有关阈限性的研究。而前者又可以分为人生阈限研究以及社会现象研究。人生阈限研究从Van Gennep提出阈限概念开始延续到现在^[2]。其关注伴随人生重大身份变更的过渡仪式，如出生、满月、成人或死亡^[3]。

社会现象研究则是对人生阈限研究的进一步延伸，其包括宗教仪式而或是具有宗教仪式特性的日常体验。宗教仪式中，个体通过固定的仪式展演进入朝圣的“空冥”态，体验自我的消融进而通过结束仪式回归世俗；某些日常体验中，个体同样经历了宗教性的阈限经验。如中国中原地区的“起脚饺子落脚面”即为进出旅游阈限期时，神圣与世俗间的过渡仪式。过去的研究中，Foster将露营休闲活动视为阈限体验，指出该阈限状态是打破社会屏障，实现社区共睦的过程^[4]。Van Tine则以短期留学者为例，指出短期出国的留学生在海外经历了阈限期，归国后实现新的社会化，包括其跨文化理解力的提升和文化共睦态^[5]。Lichtmann同样指出社区大学对学生来说属于阈限空间。日常生活中的身份在学校被消融，个体通过学校课程获得能力的提升，进而面临未来全新社会身份的不确定性选择^[6]。Simpson则以赴英国读取MBA课程的中国留学生为例，指出出国读取MBA学位对中国留学生来说是获取更高职位的过渡仪式，期间中国留学生面临着回国就业的模糊性以及英国MBA文化是否适用于中国企业的不确定性^[7]。

有关阈限性的研究以不同的研究语境为依托，从多个视角对阈限状态的特质进行整合。阈限的异时空特质对阈限状态的时间和空间移位进行了阐述。阈限期本质上是基于时间转折的过渡（*transition*）阶段。个体体验日常生活结构的消融、阈限期、重新结构化的阶段性时间流逝，并从阈限阶段感受时间的非凡体验^[3]。阈限空间（*liminal space*）不止是指阈限期的物理空间移位，而且囊括了蕴含象征意义的地方特性。即阈限的空间特性在某种程度上依托于个体的主观判断，其超脱了绝对的物理空间，是个体存在主义的超凡体验。潘忠党将阈限空间划分为三种类型，结构性阈限空间（如教堂）和周期性阈限空间（如旅游目的地）分别是仪式和状态的物理供给场，而情境性阈限空间则超脱了物理空间本质，以个体的存在知觉为判断基准，如网络媒体空间^[8]。

阈限的活动特性意指进入阈限状态，个体在原有价值观和身份消融状态下所从事的不同于日常生活的活动^[5]。阈限的活动特性最初可以追溯到对通过仪式的思考。阈限状态下的行为作为人生状态转换的通过仪式，是超脱日常生活经验的行为表征。Shields将布莱顿沙滩游客的行为视作阈限活动。游客逃离日常生活空间，在沙滩上体验到对日常生活规范的超脱，包括性、酗酒等行为^[9]。

个体的固有身份在前阈限期被消融，进入阈限期的身份模糊状态，在后阈限期重新建构身份。阈限期的身份不确定和后阈限期的身份重构被学者广泛地研究。其一，个体的身份建构受到其社会身份认同的影响。阈限期其固有的身份被分解，新的阈限时空下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角色促使个体重新审视其社会地位，进而影响其后期自我的重新建构。Sweeny将女性的伐木行为视作阈限体验，发现女性通过重新建构性别身份来避免社会污名，该过程包括对女

性身份的消融，通过衣着和行为构建男性气质，最终迎合社会对伐木工的身份预期^[10]。其二，阈限期不止是个体身份重新建构的锚点，也是个体融入新的社会关系的“过渡”。个体固有的身份在阈限期被消融，从而进入社会群体的“共睦态”。共睦态下的社会关系没有固有的等级和文化之分，文化和层级之间的互为交融促使个体在重新社会化之前对自我的社会定位、社会能力进行审视，从而实现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的更新。Beckstead将旅行活动视作阈限体验，指出出行中的空间位移本质上是重新社会化的阈限阶段，个体通过固有身份的消融和重建实现自我成长，尤其是出行途中与不同文化间的碰撞是反复文化涵化的过程，直接促进了个体文化认知的成熟和跨文化能力的提升^[11]。

3. 休闲体验的阈限性

休闲体验作为个体追求短暂逃离的社会现象，其时空的移位特性、身份的重构、行为的不确定和仪式性无不符合阈限特性。

首先，休闲体验是个体脱离日常的地方芭蕾（place-ballet）^[12]，进入新的时空状态，并重新建构时间和空间意义的过程。这期间，个体首先体验到时间的流逝，Csikszentmihalyi提出个体在逃离世俗日常的体验中，感受到时间的“飞快流逝”，即所谓阈限态的“心流（flow）”体验^[13]；其次，休闲体验往往伴随着空间的移位，不止包括室外的空间阈限，而且包括“虚拟空间”的构建感知。

进入休闲体验，休闲者体验到固有身份的瓦解和再建构。该过程中，个体固有的社会身份得到消融，并进入暂时的“共睦态”^[14]。结束休闲状态，回归日常世俗时，休闲者再次体验身份的转变，“共睦态”下的社会身份再次瓦解，而再建的身份并非完全与体验休闲之前相同，休闲阈限态下的角色会与原始“剧本”角色交融，一同构成新的身份。例如参与俱乐部活动的休闲者在俱乐部往往形成新的社会关系并在结束俱乐部活动后影响休闲者的社会关系网。

休闲阈限阶段的开始和结束往往伴随着过渡仪式。休闲活动开始前的准备活动（如网络游戏的账号注册或是运动休闲前的准备活动），以及结束休闲重新回归日常世俗时的过渡活动（如换装或是沐浴）均符合阈限期前后的过渡仪式特性。另外，休闲期休闲者的行为超脱了日常活动，充满了不确定性。休闲者根据休闲动机和场所性随机采取应对行为，而这种行为的随机性根据个体的休闲技巧和对休闲阈限期身份剧本的熟悉程度而不同。

4. 结束语

神圣/世俗的二分法在分析休闲体验时无法对其活动状态进行有效的区分，而阈限理论的三分法不止在分析休闲的过渡性和仪式性时发挥作用，而且有助于分析休闲的时空特性和身份重构功能^[3]。

本研究将阈限理论嵌入到休闲体验分析中，证实了休闲和阈限的互为性，以及利用阈限理论分析休闲体验的可行性。本研究的结果为深入探讨休闲人类学提供了理论依据，未来的研究当扎根于实证，通过阈限理论探索不同休闲方式的过渡仪式，以及时空、身份建构的差异。

致谢

本文为西藏大学高层次人才引进科研启动基金（XZDXYJRC2016-004）和西藏大学青年科研培育基金项目（ZDPJSK1707）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References

- [1] Veblen T.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 an economic study of institutions*[M]. The Modern library, 1953.
- [2] Van Gennep A. *The rites of passage*[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 [3] Turner V. *The ritual process: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M].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5.
- [4] Foster C, McCabe S. The role of liminality in residential activity camps[J]. *Tourist Studies*, 2015, 15(1): 46-64.
- [5] Van Tine R E. *Liminality and the short term study abroad experience*[D].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2011.
- [6] Lichtmann M R. Community college as liminal space[J]. *New Directions for Community Colleges*, 2010, 2010(151):17-28.
- [7] Simpson R, Sturges J, Weight P. Transient, unsettling and creative space: Experiences of liminality through the accounts of Chinese students on a UK-based MBA[J]. *Management Learning*, 2009.
- [8] Pan Zhongdang, Yu Hongmei. Liminality and potentials of urban space-Communication and cybersapce[J]. *Open Times*, 2015 (3): 139-157.
- [9] Shields R. The 'System of Pleasure': Liminality and the Carnivalesque at Brighton[J].*Theory, Culture & Society*,1990,7(1),39-72.
- [10] Brendan Sweeney. Producing liminal space: gender, age and class in northern Ontario's tree planting industry[J]. *Gender, Place & Culture*, 2009, Place and Culture(5):569-586.
- [11] Beckstead Z. Liminality in Acculturation and Pilgrimage: When Movement Becomes Meaningful[J]. *Culture & Psychology*, 2010, 16(3):383-393.
- [12] Snepenger D, Murphy L, Snepenger M, et al. Normative meanings of experiences for a spectrum of tourism places.[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04, 43(2):108-117.
- [13] Csikszentmihalyi M. *The flow experience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human psychology*.[J]. M.csikszentmihalyi & I.s.csikszentmihalyi Optimal, 1988.
- [14] Robertson M D, Walter G. Many faces of the dual-role dilemma in psychiatric ethics[J].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sychiatry*, 2008, 42(3):228-235.